夾漈遺稿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夾漈遺稿

鄭樵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及函海皆收有此書藝海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夾漈遺稿

宋　鄭　樵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右迪功郎・充禮部架閣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卷一　古今體詩

題夾漈草堂二首　并記

斯堂本幽泉怪石、長松修竹、榛橡所叢會、與時風夜月、輕煙浮雲、飛禽走獸、樵薪所往來之地、溪西遺民于其間爲堂三間、覆茅以居焉、斯人也、其斯之流也、願其人家不富亦不貧、不貴達亦無病、與爾屬相周旋也、

堂後青松百尺長、堂前流水日湯湯、西窻盡是農岐域、北牖無非花葛鄉、罷去精神渾冉冉、看來几案尙穰穰、不知此物何時了、待看臨流自在狂、

堂後施柴堂上燒、柴門終日似無聊、蓼蟲不解知辛苦、松鶴何能慰寂寥、述作還驚心力盡、吟哦早覺鬢毛彫、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由不見堯、

題南山書堂

一泓澄澈照人間、明月團團落古潭、不向奔流隨浪擊、獨將高潔伴雲閒、禪房夜靜留清鑑、閬苑仙歸墜碧環、每到軒前心轉逸、了無纖翳可相關、

穀城山松隱巖

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窻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隴麥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送芹齋

于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園田何處有向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

題溪東草堂

春融天氣落微微藥草葱茅脈脈肥植竹舊竿從茂謝栽桃新樹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東解氈衣興動便携樽到嶺人生眞性莫教違

湘妃怨

黃埃遊鞏轂翳日冷旌麾龍去攀髯遠鸞孤對影微魂沉江縹緲淚染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飛橫笛灑湘暮哀猿何處歸一作啼

昭君怨

長謝椒房草終爲薄命身那教闌蕙質翻與雪霜親臉膩匀脂淺粧殘促恨顰故知關北夜無分漢南春紅淚殘胡月輕衣半落塵琵琶凄切語愁殺路傍人

輓通判黃子方

歌成薤露悲秋草正離離昔異修文事今同鬼伯司盾衰雙日落夷惠兩風遺衰俗吾無恨親曾識紫芝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雲宮麗三千杳不聞延壽若爲公道筆後人誰識一昭君

靈龜潭

泉心漱玉開心孔山色挼藍慰眼花著手摩挲溪上石他年來訪汝爲家

北山岩

西風曳曳片雲間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岩頭秋獨望稀踈烟靄是人間

東山採藥

一掬金丹向晚風山前草木盡龍宮詩書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問藥籠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偶從沼渚過山家灼灼桃花噪暮鴉是處竹籬環草屋人間雞黍話桑麻抱琴靜聽濤聲急對酒閒觀月色奢可笑南陽劉子驥欲尋風土滯京華

薌林閒居二首

薌林蒼翠甚極目可吟詩梅子風前落杏花雨後移清溪通半郭孤月隱踈籬寂寂雲山外蕭然獨自知

鄰林蒼翠甚。霽色繞吾廬。四面鳥聲寂。一庭月影踈。有山皆入坐。無日不安居。好向牆東臥。看人獻子虛。

晨雨

東方斜未徹。暝色淡初分。宿鳥林中噪。凄風葉上聞。鐘鳴催過雨。星落避行雲。獨立草堂內。涓涓羣動紛。

夜雨

夜雨瀟瀟至。天寒擁敝裘。空牀聽幻響。獨詠解深憂。次第園蔬潤。參差漁火幽。長江風浪息。何日放舟遊。

村雨

荒村常寂寂。小雨自涓涓。寒氣侵人急。野花入目妍。看山頻當戶。聽鳥倍難眠。萬事蕭條盡。空餘日暮烟。

澗雨

飄飄雨色亂。終日惧聞聲。釣客呼持笠。牧童喜啜羹。輕香樹下滿。餘響谷中清。爲謝登臨者。枕流洗耳傾。

滌愫十首

枳棘何榛榛。猱貁不敢下。芳苓何曄曄。雹霜不敢灑。驊騮馳曲藾。舉足難寬假。所以古之人。犁鋤聊自把。天命旣倒懸。將身賣椒糈。朝行畏日薄。暮行畏齟齬。娵娃雖見珍。衆嫭心未許。展轉溷鋪歠。攸俟慶雲舉。孤鳳落鷹巢。啼麟墜虎穴。未能脫蒙茸。安得出軒凸。迢遞空自悼。耀靈久已滅。禔身入三門。黽勉成吾拙。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亦云善擬議。嗚呼彼鴻漸。進德亦猶水。我如駕其說。木舌暢所指。八荒有禮樂。塗民以耳目。五政不得加。土賦不能育。古今貴天常。最厭彼嬰犢。嗟哉生不辰。靁項滋觳觫。

潛天以不策潛心以不手天人既和同飛潛均不朽吾生既病勞未敢輕俯首久幽不改操旦夕謀杯酒岷峨自沉溟丘壑難爲後

德行尊顏閔股肱卑蕭曹明哲知寢伏文章亦弁髦縱彼扳龍鱗何如掉小舠人生一世間愼勿輕自豪賢者不飽食何爲仕與農聖人不詭時何爲世所宗顯晦既有因盛衰亦偶逢先秋而後春俄頃自雍容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彈指誰爲民請命皇天猶未喜茂德自不紹眷眷我梓里傷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齒嗟余本固陋湛身入花渚未製芙蓉裳已習離房語綽約雖多姿涕零何如雨季夏遭繁霜天寒不可禦

家園示弟檃八首

天下輕黃憲居鄰孰戴良暴田安足較散絹未爲狂失劍羞余里還牛讓古鄉家風留不墜少賤自翱翔竹林讀史慣土銼勿粘塵酒掃王維德澆鋤郭太仁使才看着屐有道驗時薪小物汝知謹同心作古人每恨紈綺子交遊半博徒棄家尋有道舍命事名儒風雅非難及今人貴與殊夜深何所囑囑汝似狂夫讀書經百卷見影豈須驚中夜山精笑寒燈草昧爭脫冠神采足擲櫝眼光明面壁吾常事菴題天耐名佻達憑豪族踈狂自克家看人呼狗竇縱我泛漁槎鑿穴安蜂豕穿籬避管笳如能凝勝點寒食賀騶譁誰使余爲墨朝朝哭染絲獵鷹才子累殺虎古人癡早信山宜面休嫌谷可移日光圖史滿炳燭卻驚遲學儉誠佳事慳名豈足居寫多崇厚論讀廢絕交書結客饒傾產破貧累賣車前人家訓在孫孔未全踈箋身空後死千卷未酬恩不辱看來世貪生託立言無家稱馬鬣何史世龍門負古今愁晚中宵弔屈原

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

壁間颯颯松濤起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毫毛矜貴逞奇傑揮洒冬山書屋圖岩壑幽檻坐高哲數筆蕭瑟天貌寒不盡枯枝不盡雪高崖嵽曲形凄肅驅禽逐獸但松竹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頃奔茫日難昱絹外似覺風慘激大江盡斷船相逐室中之人淡如菊長年手携一卷書讀則蒼虬恣飛瀑欲奪造化齊冷燠天下無幾焦孝然當世寧更有梅福苦吟抱膝此何人乃肯蕭條立煉谷古今書畫技總微貴有嶔嵜生眼目我聞孫登居北山隆冬披髮以自覆又聞昔賢暑重裘六月御車鄙王侯二公氣岸皆千里朗月白霜胸際浮名士逆天天不怒冬景能暖夏能秋千載斯人不可致我于畫間得其意揆向高廳遠遠至筆光墨汁俱吐棄但懸此幅清吾心千岩炎伏曦景熾布褐推車我不避

弔采石渡頭將軍

石頭城下何紛紛將軍正馬氣如雲金鼓死兮弓矢休勢失英雄不自由風淅淅兮月沉沉荻花滿岸江水深千年江水留明月一片將軍報國心

採茶行

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手携桃杖歌行役鳥道紆迴悃所適千樹朦朧半含白峯巒高低如几席我生偃蹇耽幽僻撥草驅烟頻蹤屐采采前山愼所擇紫芽嫩綠敢輕擲龍團佳製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怿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鄭宅・爲先別墅公所居・）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

秋水歌效少陵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山中草木盡號呼。江外魚龍輕虛擲。既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蝦蟇共枕席。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蘿薜。

負耒歌

煙冉冉兮雨紛紛。負耒耜兮出柴門。出柴門兮踏行雲。茫茫山色天未分。相率歌吟兮樂耕耘。

插秧歌

漠漠兮水田。鳧鷖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

餉饁歌

提筐兮阡陌。花紅兮衣白。步遲遲兮心迫迫。行至止兮嗟于役。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

漫興十首

野鳥日啼戶外。涼風時入簾間。老夫夢後欹枕。稚子病中解顏。陋巷顏回早死。柴桑陶令長生。達觀千載兒戲。厭見一時利名。門前半畝禾苗。日午翠色可描。笑問耦耕沮溺。何勞簑笠終朝。今古來去有數。乾坤闔闢無涯。人生行雲流水。處世運甕搬柴。初秋一雨秋涼。子夜長吟未央。階下花枝冷艷。堂前佛火微茫。

壺山八面蒼翠。蘭水一泓漣漪。容我放歌問渡。憑誰拄杖支頤。空山無人堅臥。冷竈有飯晚餐。安得原憲與語。雪霜不受天寒。花下閒傾濁酒。人前莫道清貧。殘生全無奢願。歲月徙倚竹筠。臨水時思下釣。閉門聊學吞氈。一身苦樂無定。萬事安危有天。鄰沽數盞微醉。坦腹北窻短眠。風送松濤聒耳。驚回夢蝶翩翩。

福寧州盞溪寺前問井

靜涵空碧色。瀉自翠微巔。品題當第一。不讓慧山泉。

夾漈遺稿

卷二　重修木蘭陂記　論秦以詩廢而亡　獻皇帝書　寄方禮部書

重修木蘭陂記

集三百六十澗。摠而爲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折而爲二。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木蘭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二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隳。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銜寃。徒起精衛之忿。自茲以還。興作乏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問。且遏長江之勢。使洪瀾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有季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曰馮智。日貰酒于其家。三年不索酬。將行曰。當與子遇于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略。晚役鬼物。朝成竹埽。又圖蒼龍以貽長者。投二盒于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見葛公之涉水。長者于是依竹爲堤。功成不爽。鑱石爲楹以爲禦。距楹爲障以爲瀦。壅川之陂。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爲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于海。濱海爲四斗門。以禦蓄洩。凡溉田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年于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由于朽壤。江海之注。竭于漏巵。紹興一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岸而東奔。重淵如勺。魚鼈焉依。三衢馮君元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畫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必留心灌溉之利。況吾丞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

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從事。九旬而成。不愆于素。舉畚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且舞。木蘭兆識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爲多。晝一邦之利。此利爲溥。使萬井生靈免于溝洫。則馮丞之績爲可書。其辭曰。南標銅柱。巳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召埭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爲長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緣。肇于道猷。成于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晉甚偉。于今有芬。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論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衰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獻皇帝書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人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復見太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傾難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古以來未之聞也臣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于是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煥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効尺寸顧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雖不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獨恨無力抄致默而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搜盡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彝倫大篆梵書亦爲釐正于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補嵩華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運祀儀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爲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梵書編作分音之類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蟲魚草木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傳圖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註作詩名物誌作本草成書作草木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學爲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羣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

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誌。作圖書譜有無記。作氏族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幸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誌。在蟲魚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俱填溝壑。不惟有負于平生。亦且有負于明時。謹繕寫十八韻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蕙帳。狐正首丘。庶幾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爲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鑒。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樵昧死百拜進。

寄方禮部書

樵自讀書螺峰以來。念無半席之舊。又無葭莩之餘。雖辱君子特達之書。多欲再通起居。又不敢也。乃者蔡文郎中。以禮部內幅相示。不謂平生有此遇也。謹歷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負寸陰者以陳也。樵每嘆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而事多。載籍本無說。腐儒惑之而說衆。仲尼之道。傳之者不得其傳。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詩耳。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本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書。其曰成書者。爲自舊注外陶弘景集名醫別錄而附成之。乃爲之注釋。最爲明白。自景祐以來。諸家補註。紛

然無紀。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及諸方家所言補治之功。及諸物名之書。所言異名同狀同名異狀之實。乃一一纂附其經文爲之註釋。凡草經諸儒書異錄備于一家書。故曰成書。曰經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經緯以成一歲也。弘景以爲未備。乃取名醫別錄。以應歲之數而兩之。樵又別擴諸家以應成歲而三之。自纂成書外。其隱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猶可惜也。纂三百八十八種。曰外類。三書既成。乃敢傳詩。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爲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爲之蔽障也。作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以辨詩序之妄。然後人知自毛鄭以來所傳詩者。皆是錄傳。又作春秋考二十卷。以辨三家異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異同之說。各立褒貶之門戶者。乃各主其文之詞。今春秋考所以考三家有異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訛誤耳。乃原其所以訛誤之端由。後然人知三傳之錯。觀原切廣論。雖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說。觀春秋考。雖三尺童子。亦知三傳之妄辨。大小序與三傳之妄。然後知樵所以傳春秋者。得聖人意之由也。詩主在樂章。而不在文義。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而爲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則此說無由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卽已意而求董遇所謂讀書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迴萬復。亦無由識也。奈何後之淺鮮家。只務說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其眞。遇天文。則曰此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則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名。此魚名。遇鳥獸。則曰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星、何

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魚、何鳥，何獸也。縱有言者，亦不過引爾雅以爲據耳。其實未曾識也。然爾雅之作者，蓋本當時之語耳。古以爲此名，當其時又名此也。自爾雅之後，以至今所名者，又與爾雅不同矣。且如爾雅曰芍，鬼茨，蒺藜者，以舊名芍，今曰鬼茨，今曰蒺藜，此所以曉後人也。乃若所謂朮，山蘸，梅，柟，此又惑人也。古曰朮，當爾雅之時，則曰山蘸，或其土人則曰柟也。古曰梅，當爾雅之時，則曰柟，或其土人則曰柟也。今之言者，又似古矣。謂之朮，不謂之山蘸，謂之梅，不謂之柟也。人若以朮爲山蘸，則人必以今朮爲非朮也。以梅爲柟，則人必以今梅爲非梅也。樵于是注釋爾雅，爾雅往人作，是其纂經籍之所難釋者而爲此書。最有機縱，奈何作爾雅之時，所名之物，與今全別。況書生所辨容有是非者。樵于所釋者，亦不可專守云爾。故有此訛誤者則正之，有缺者則補之，自補之外，或恐人不能盡識其狀，故又有畫圖。爾雅之學既了然，則亦六經注疏皆長物也。自古箋解家，惟杜預一人爲實當者，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惜乎不備者，謂其不識名物也。如五鳩九扈，皆不明言其物，只引爾雅爲據。如四凶者，天下謂之渾沌、窮奇、檮杌、饕餮，杜皆以理說之，窮奇以亡窮而好奇，檮杌謂頑凶無儔匹之貌。樵初甚疑此，及見山海經果有此等獸，乃知四者爲惡獸之名，故時人所以比其人也。夫以杜預之識，一舉不至，則以乖脫者如此，況他人乎。樵于爾雅之外，又爲天文志，以自司馬遷天官書以來，諸史各有其志。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爲志，史官能爲志而不識星。不過採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實無所質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說，傳記其實而圖其狀也。地理家緣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以來，皆非制作之手，雖有書而不能如無也。樵爲

是故作春秋地名。雖曰春秋地名。其實地理之家。無不該貫。最有條理也。春秋地名外。又有郡縣改更焉。夫人之所以爲人者。精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聖賢得其用而爲聖賢。愚昧失其用而爲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言。目以接形。所別者文。學者乃能通此二岐。則無所不通矣。今世有韻書最多。學者不達聲音之意。字書雖多。學者不知制作之意。樵于是爲韻書。每韻分宮、商、角、徵、羽、與半徵、半宮。是爲七音。縱橫成文。蓋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文之變。自古文籀體而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又三代之時。諸國不盡同。猶今諸番之所用字皆不同也。秦始皇混一車書。然後天下之書皆用秦體。以其體有不同。故曰辨體。學者所以不識字書義。緣不知正義與借義也。且如主字本義。則燈炷也。故其字象燈炷之形。以爲主守之主。其借義也。蓋主守之主。與燈炷之炷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義。則小簫也。故其字從竹從天。以爲笑語之笑。者借義也。笑語之笑。與簫笛之簫同音故也。此之爲借者。借義者。如惡過各反惡烏路反復房六反復扶又反是也。醜惡之惡本義也。以其醜惡則可憎惡。故爲憎惡之惡。報復之復本義也。以其有反報之義。故借爲復再之復。此之謂借義不借音。如風蟲之風本義也。以其蟲因感吹噓之風而生。故又借爲吹噓之風。如正足之正本義也。以足有迹可循。故又借爲正騎之正。此之謂音義俱借。凡樵讀書之註。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及同義也。言或者借體及借義也。其字書謂字家之學。以許愼爲宗。許愼雖知文與字不同。故立以攝字。然又不知制文字之機。故錯說六書也。夫文之立。有形、有象、有機、有體。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狀其形。所以著其象。機者。如一二三四之文是也。體者。本無所取義。但

辨異其體耳。如五六七八九是也。許愼實不知文有此也。字者。以母統子。則爲諧聲。子統子。母統母。則爲會意。許愼之曰立四皆母文也。如草木之類是母文矣。以盧附草爲蘆。以狄附草爲荻。以盧附木爲櫨。以狄附木爲楸。盧與狄但從草木之類而爲之聲音。不能自立體者。謂之子文。故五百四十之中。皆無盧狄文也。此之謂諧聲。凡從蟲者有蟲類。凡從皿者有皿類。凡從止者有止類。凡從戈者有戈類。蟲皿止戈。皆母文也。以蟲合皿爲蠱。以戈合止爲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而取其意耳。二體既敵。無所附從。故不曰諧聲。而曰會意也。凡此諸書文字之始。制作之由。其庶幾矣。雖百家諸子九流異端。皆不能惑仲尼之道也。又樵于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又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尋紀法制。嗚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制。可爲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營營之業。兢兢之志。幸禮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文之命。謹內上本草成書五策。計二十四卷。外類一策五卷。春秋傳二策十二卷。春秋地名一策十卷。辨詩序妄一策百二十七篇。餘書或著而未成。文成而未寫。如韻目錄一卷。詩傳四五篇。韻字之書極多。雖二三人亦未易得也。景韋兄過蒙參政之知。此皆禮部餘論之及也。文字別已久。爲劉守交代次往往無暇及此。近于六月末。方承文字。已遣人去。潮想歸在旦夕也。不宣。

夾漈遺稿

卷三　上宰相書　與景韋兄投宇文樞密書　與景韋兄投江給事書

上宰相書

十一月十二日。輿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途再行。遣書獻于相公鈞座。樵生爲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圖書。識盡先儒之閫奧。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以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其說有三。故冒二字。入京華。載書詣相府。其一爲樵暮齡餘齒。形單影隻。鉛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泯人不聞。賴中藏秘書。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省投納。蓬山高迥。自隔塵埃。芸草芬香。永離蠹朽。百代之下。復何憂焉。其二爲兵火之後。文物蕩然。恭惟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于地。士生此時。寧無奮發。樵也願討理圖書以自効。使東南之圖書已盡。今古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陳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晨。特與嘉歎。既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爲審音而鼓。馮驩之鋏。爲知己而彈。此某所以甘心焉。其三爲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文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

凡賦物不同形。然後爲造化之妙。修書不同體。然後爲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書爲一書。每書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秋春。則又異於書矣。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自成一家言。始爲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爲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爲綱。以其滋蔓者釐而爲目。後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馬遷作表之意。是未知遷書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爲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舜。旁通於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定。安得爲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爲水不會於海則爲濫水。途不通于夏則爲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爲宋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萬一使樵有所際會。得援國朝陳烈、徐積、與近日胡瑗。以一命官。本州學教授。庶沾寸祿。乃克修濟。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蔣義、李雍例。與集賢小職。亦可以校讎。亦可以博極羣書。稍有變化之階。不負甄陶之力。噫。自昔聖賢。猶不奈命。樵獨何者。敢有怨尤。然窮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窮達而廢著述。可乎。凡樵之志所以益堅益勵者也。去年到家。今日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爲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

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羣書會記。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分野記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愼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于陸璣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集。于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爲人所知。未終篇之間。已爲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難成風波易起。竊恐傳者之誤。謂擅修國史。將無容焉。

與景韋兄投宇文楓密書

厚生天地間。藜藿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矣。爲兒時。楚楚便有脫略流俗志。聞君子長者風。卽規繩矩履。不避風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閭閻輕薄年少。蹴踘千百輩。若蹣秋毫。始讀古人書。而性眞率。不一一記憶。憚作時下文章。喜盤詰聱牙。風雅古淡。易春秋遂邁。欲效之而未能也。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窻。殘燈一席。諷誦達旦。而喉舌不罷勞。

纔不讀。便覺舌本堀強。或掩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誦。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三月間。弟兄二人。手挈飯囊酒甕。貿貿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人意向者。卽釋然坐臥。一觴一咏。累月忘歸。山林翁薈。禽鳥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樵夫。澤藪相逢。呼而不就坐。卽疑爲神仙怪物。不問姓名。睥睨而去。或採松食橡。澆花種藥。隨漁狎獵。優游山谷間。自得名教中樂地。故夏不葛亦涼。冬不袍亦溫。腸不飯亦飽。頭髮經月不櫛。面目衣裳垢膩相重不洗。而貞粹之地。油然禮義充足。弟兄親戚鄉鄙僚友。謂爲痴。爲愚。爲妄。不相輩行也。而土木形質。又好沖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用是見斥于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閣下。便開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吐氣激昂青雲耳。熟視詳聽。了無難色。已而旌節顧蘋蘩中。挑剔其所不知。裁抑其所未及。使山野之士。聞之色寒。盡戴白汗。四匝胸中。覺無膏肓疾。不知周公吐握何以過此。而機宜學士。落落穆穆。精神滿腹。居然是出羣之氣。眞名家駒也。不鄙寒微。兩屈輿從。手授忠恪康濟大略千萬餘言。承顏接詞。調款移時。布衣受知于此極矣。倘犬馬之骨未墜于地。當効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其所能。厚也。樵也。嶔崎歷落。可笑人也。眷言文賦。體物瀏亮。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春雲秋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凌造化。鑿括風雲。所得驚邁。絕去翰墨畦徑。語出山間。筆歸圖畫。田夫女子。諷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回旣倒之狂瀾。支已頹之岱嶽。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條析理。一緒連文。捍壁周孔。俾申韓楊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楊韓。天才英俊。豪拔不羣。朝野挹其風格。人物推其表燭。落筆作文。言

語妙天下。干將莫邪。難于爭鋒。如日出冰融。焜耀人耳目。若不敢正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寸舌。扑縛王公。或清持公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懸河。如玉屑。如琴瑟。聽之洒洒。令人忘倦。疑不若蘇張裴樂。鍊達宏博。攬摭古今。出入羲皇。驅馳綿邈。如經笥。如肉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觀禮樂器。疑不若遷固向歆經綸韜略。窮崔理窟。畫地布棊。岌不可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平生之言。握手入地。不軼毛髮。厚也樵也。仇牧荀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卻。義存友道。視死如歸。瑟然英魄。與秋霜爭嚴。厚也樵也。程嬰杵臼其人也。伏節奉使。有死無二。直挫彪虎而奪之氣。其英姿激奮。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遂藺相如其人也。岩岩清奇。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其義氣凜凜逼人。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荊軻聶政其人也。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身質鈇鉞。拯危亡于菹醢中。壯圖諒節。頹嵩華不吾壓。使英烈之命。不委于草莽。厚也樵也。解揚其人。鐵腸石心。志勤忠孝。身全君父。銜笑就刑。生爲萬夫雄。死爲壯士鬼。厚也樵也。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堂直道。鬱惡豺狠。若象牙。若犀角。嶷若有不可拔氣。厚也樵也。蘇武其人也。膽幹應辨。隱有城府。搴歙侯之旂。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哉。厚也樵也。陳湯其人也。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勃勃雄飛。氣吞逆虜。期以革裹尸而後已。厚也樵也。馬援其人也。標格逸亮。洒出物表。臺閣生風。奸雄斂手。砥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厚也樵也。范滂其人也。裹裳赴義。擲足輕生。雖百刃碪骨。而峯岵不頓。嘔肝瀝血。號呼欲絕。天地聞之。無置顏處。厚也樵也。何雄其人也。主憂以辱。主辱以死。篤在三之義。雖崎

嶇晉陽而端冕繢褚臣節愈恭義血點點模糊御服誠疾風中勁草厚也樵也稔紹其人也張膽厲聲矯首奪色臨刀鋸鼎鑊而言詞益壯吐忠飲憤含胡而絕在今與古蓋千一焉厚也樵也顏杲卿其人也一腔義氣剉奸剔邪而其燄萬丈使蜂毒狼威魆然疑阻而不得逞其禍害厚也樵也何蕃其人也擁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掣其首尾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爲鬼以擊賊眥裂面血疊尸通道古烈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志不展則栖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耕耕破北隴春煙叩角而歌歌殘南山夜月一巨一壑一山一雲便足了一生事下視勢利而胸懷洒洒然者厚也樵也向子平竇孝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得知己而死死無悔死固無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輿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比見閣下以求其所也王彥章有言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史臣謂其眞忠蓋天性也厚樵自卜其兆若胡越相視則知人豈眞易哉閣下筦樞庭爲天子大臣厚樵風塵布衣在天地間一螻蟻數當代文伯閣下實司之厚樵未許籍衛官列閣下出入三朝爲時元老厚樵黃嘴經生耳且閩蜀相距彌萬里遠近之相懸貴賤之相懸賢不肖之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事宜百數馹舉烽燧傳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見問而分不間毛髮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旣蝸吝蠡淺不逃鑒察當展盡底裏以俟採擇厚逸邁而痴樵幽邃而愚厚痴絕樵愚絕厚於世俗有領袖樵于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

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稍遲耳。厚于文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于文如懸崖絕壁。向之悉然。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如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隴陂。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蹶失。樵下筆如大匠捨材。胸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文成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爲之解說。然後胸中曉然者。厚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厚得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樵千萬輩。而峰岨孤峭。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略。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昏黃。徐而圖之。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豺虎跡。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鋒。氣挫虓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避鑕鉞。能辛苦其身爲紀綱先。樵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強禦。則厚優于樵。小心事君。繾綣朝夕。樵亦優于厚。至當廟廊。擁幼君。當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樵亦能之。臨財廉取，與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爲百僚則。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凝結。解紛排難。如庖丁鼓刀。無少留刃。厚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平昔囊櫜中短長不出此耳。推短論長。于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蕭何之于韓信。羊祜之于杜預。王導之于紀瞻。李勣之于戴胄。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樵生平用心于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幸犬馬之齒未在桑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著一鞭于中原。使白骨更生。寒灰復燃。特反掌耳。惟閣下置之肝膽而終始之。

與景韋兄投江給事書

國有可賀而弔。可弔而賀者。士有若達而窮。若窮而達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五。愚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機。間不容穽。按爾雅・釋本・檓羅・詩隰有樹檓・陸璣疏・一名赤羅・說文作椋・羅也・又淮南子齊俗訓・拔斷撥檓・註順也・請爲閣下開敍其端。厚樵莆陽田家子也。亦經生也。非愚非智。所恃者。胸中無膏肓之疾。解紛排難。洞肝徹膽。遇不平事。則熱中振衣。達旦不寐。奔往掉赴。若將後時。用持此說。躡履擔簦。不避風雨。求見通人而論之。得通人則論。不得通人則不論也。當海宇晏清。方隅寧謐。長揚羽獵。鬬鷹走狗。吳姝荊豔。盡態極妍時也。人以爲可賀。厚樵以爲可弔。白刃雲屯。蒼生鼎沸。天子蒙塵。百官連頸。宮中生棘。雨露沾衣時也。人以爲可弔。厚樵以爲可賀。昔馮道馳馬之喻。得之矣。懷黃金帶紫綬。乘肥馬。膴廣厦。美食大觀。重門高第。凡此之輩。人以爲達。厚與樵以爲窮。面色黧黑。形神潦倒。朝夕藜藿。不計飽煖。凡此之輩。人以爲窮。厚與樵以爲達。昔韓退之放荊潭詩序。得之矣。馮道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山中。過井陘之險。躍馬蹶躓。不敢怠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此無他。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人之情也。請以建武天寶之事以明之。開元之際。太平之日。梨園窮絲桐之妙。驪山極土木之役。自以爲太平磐石之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也。豈意禍起蕭牆。奸生帷幄。嬪嬙魚肉。乘輿播遷。蜀山草木。相對何心。厚與樵所謂可賀而弔。蓋已然之明驗也。火德中微。賊臣內擅。黃巾赤眉。連山亙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人謂漢家血食。于此已矣。世祖赫憤南陽。徒步奮呼。天下不約而從者。總百萬之師。使高祖之業。不絕如綫。未幾建武之隆。頌聲洋溢。豈天意哉。或人力也。厚樵所謂可弔而賀。已然之明驗也。退之嘗曰。和平之聲淡泊。哀思之聲要妙。

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此無他。憔悴起哀思。膏粱生痼疾。人情之常也。請借諸葛王衍之事以明之。典午衣冠。以浮虛相誕。而夷甫以風流儒雅。獨成門戶。雍容風格。洒落人耳目間。以爲雲天上人矣。及臨小患害。低頭畏避。莫敢支吾。頹牆之禍。殞身赤族。此夷甫之達。厚與樵得而窮之也。諸葛武侯。瑯琊田翁也。躬耕隴畝。風日刺其肌。蔬糲攻其腸。煢煢然。曠四海若不容其軀。一旦感會于蘋蘩中。談笑而取岷蜀。君臣相遇。以魚水爲不若。何其一身計之而不足。天下計之而有餘。此武侯之窮。厚與樵得而達之也。以往鑒今。正國家可賀之辰。而羈旅求達之日。然點虜未羈。亭障未肅。皇圖未復。調發未弭。父兄之恥未洒。天地憤容。日月奪色。至尊旰食。貔虎枕戈。亦上下愁蹙之時也。以厚與樵觀之。勁敵不足憂。弱卒足憂。貧賤不足憂。富貴足憂。則爲厚與樵者易。爲閣下計者難矣。蓋艱難之主勤。勤則易曉。犬羊之兵驕。驕則易敗。厭亂之俗易成。飢渴之民易得。況以夷狄之五。不當中國之一。嘔飲憤之民。伏義奉辭以吾多算。制彼無算。以吾重地。制彼散地。以吾銳氣。犯彼歸氣。吾專爲一。彼分爲十。取用于國。因糧于敵。險其勢。短其節。如轉圓圈石于千仞之山。縱不能正橐街之戮。長纓之羈。亦足以攄生靈之憤。刷祖宗之辱。兩宮帷殿。必不寥寥于穹廬沙漠之鄉也。爲國計者。不亦易乎。若今日之兵。教導不明。典刑不正。溺于疲將之手。持之失其紀律。進無銳意。軍有亂心。馭之則亂。不馭亦亂。馭之其亂速。不馭其亂遲。信乎爲兵計之不易也。厚與樵野人也。身不紓君之紱。口不膏君之粟。得志則行其義。不得志則肥遯山林。一丘一壑。一觴一詠。下視勢利。如擺脫鴻毛耳。爲厚與樵計者。不亦易乎。若閣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乘人之車。載人之患。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當此時也不能垂尺寸功名以自効使國家無環視之責而臣子之心所以自爲者宜何如信乎爲閣下之難也然人之所以憂者亦不足憂爲國計固易爲兵計不難爲厚與樵計固易爲閣下計不難與其進也則狂瞽之見庶殫萬一以所爲難者而爲易若反手耳奈德厚信至而未達不敢躁辭以求媚如其不遇則天也命也夫復何言且爲閣下言之裘冠博帶曳裾投刺者或挾親而見或挾故而見或階緣親故先容而後見也迹相仍袂相屬也然有晝一奇吐一策爲閣下計者乎有人于此親非崔盧故非王貢又無左右介紹爲之先容敢仗天下大計堂堂求見閣下謂此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常之難又有非常之功又有非常人豈常人所能賞鑑哉厚與樵見今之士大夫齷齪不圖遠略無足與計者用自獻于閣下昔蕭何引韓信于行伍鄧禹薦寇恂于偏裨周瑜交魯肅于閭閻元直推穀孔明于隴畝厚樵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既成因風而騰鱗甲已就待雲而興厚樵風雲閣下實司牧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夾漈遺稿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鄭樵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